

Paul McCartney:
A Life Peter Ames Carlin

保罗·麦卡特尼：
一生

〔美〕皮特·埃姆斯·卡林 著

王予润 宋晗阳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Paul McCartney:
A Life Peter Ames Carlin

保罗·麦卡特尼：

一生

〔美〕皮特·埃姆斯·卡林 著

王予润 宋晗阳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罗·麦卡特尼：一生 / (美)卡林(Carlin, P. A.) 著；王予润, 宋晗阳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09-05992-3

I. ①保… II. ①卡… ②王… ③宋… III. ①麦卡特尼, P.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35. 615.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0875 号

PAUL MCCARTNEY: A LIFE

by PETER AMES CARLIN

Copyright:© 2009 BY PETER AMES CARL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 - 2010 - 074

责任编辑:张智慧

封面设计:宋晓明

保罗·麦卡特尼:一生

(美)卡林(Carlin, P. A.) 著 王予润 宋晗阳 译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19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992-3

定 价 3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7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7
第六章	71
第七章	85
第八章	97
第九章	115
第十章	129
第十一章	143
第十二章	157
第十三章	173
第十四章	185
第十五章	199
第十六章	211
第十七章	223
第十八章	235
第十九章	249
第二十章	259
第二十一章	273
第二十二章	285
第二十三章	299

第一章

保罗·麦卡特尼离家近了。

现在，他所在的地方是利物浦，这是他出生、长大的城市。不仅如此，他正在演出的安菲尔德球场所在的地区，正是他父亲成长的地方，如果上溯到 19 世纪，他的祖父也是在这里居住、工作，并抚养起整个家庭的。毫无疑问，保罗的脸上洋溢着欢乐。他的 66 岁生日庆祝才刚过去几个礼拜，而此刻，他正站在他的同胞们在的地方，他被家人、被朋友们围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很久以前的 1908 年，他的祖父乔·麦卡特尼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后，1928 年，他的父亲吉姆·麦卡特尼也以自己的方式做过类似的事，如今，在 21 世纪快要过去 10 年的现在，保罗同样做到了这件事。

他的面颊闪耀着光彩，双眼熠熠生辉，他向后倾倒了身体，与此同时，张大嘴巴，发出一声欢快的高音呼喊：啊——！！！！

数万人用尖叫回应了他。

保罗穿着竖起领口的暗色外套，里面是松松垮垮的白色衬衫。他的发色是不自然的棕色，这以某种不太真实的方式，让他看起来显得更年轻。但更重要的是，他正背着他那把霍夫纳牌贝司，这才是令他看起来——或者不如说，感觉上——显得更年轻的真正理由。保罗知道，就算人们闭上眼睛，但若是要在脑海里回想他的形象，必然也会想起这把琴。如果说有什么符号能代表得了摇滚，他的这把小提琴形状的贝司可以算得上其中之一。它是保罗的“玫瑰花蕾”，是他的亚瑟王圣剑。

当然，它其实算不上通往保罗过去的关键，但保罗始终还是留着它，时不时地将它带到公众面前演奏，以此来诉说一些事情。

在他的手里，霍夫纳琴显得很轻巧，当他转身并随意拨出几个音符的时候，这把琴就灵巧地在他的腰间移动起来。这时候，鼓手从保罗身后走到麦克风前，向面前站着的上万张面孔喊出了问候语。

Faw goodness' sake—I got that hippy hippy shake...

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跳这首嬉皮士摇摆舞……

吉他、鼓与键盘混合而成的风暴与观众的咆哮汇聚在一起，这一瞬间，保罗真正有了回到故土的感受。这首歌并不是他写的，但在近 50 年前，是他将这首歌改编成了自己的版本，那时候，他和朋友们在阴冷的地下室里，为邻居家的孩子们弹奏过它。那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谈论什么历史，也不会有人从偶像或是传奇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那又有什么关系？那时候，他们有三把琴，有鼓，还有一些狂野纷乱但没什么意义的念头，只想做一些能让人左右摇晃身体的音乐，就是每个人都会想做的那种嬉皮士的摇摆舞。这正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真正能让他们走向成功的事。

保罗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从那间阴冷的地下室开始，而后渐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再大一些的地下室、汉堡的某个夜店酒吧、舞厅、礼堂、更多的礼堂。他们到了伦敦、到了巴黎、到了纽约，最后到了全世界。而后，其他的三个成员都离开了，只剩下他和妻子琳达。他确信琳达会一直跟着他，不仅仅是在舞台上挥洒能量，他们的生活也联系在了一起。家庭和孩子们随之而来，当然，逃脱不掉的还有媒体的相机闪光和录音棚里的音乐，那是永远由纯净的电吉他与鼓还有键盘交织而成的风暴，伴以他独有的甜美、干净而尖锐的声线。

现在，他正站在安菲尔德球场中，身体紧绷，就像是发条，手指在霍夫纳贝司的品丝上跳动着，声音为想要讲述自己的历史而哭号。这时候，语言是不必要的东西。当然，在平时，保罗喜欢谈论自己，通过组织和改编各种事实与观念来呈现现实。但他的心在音乐里，唯有音乐才是真实的。听吧。一曲《摇摆嬉皮士》(Hippy Hippy Shake)结束了，但更多的歌曲将会继续。他的整个生活就在音乐里，此时，正闪回在你和他的耳边。

接下来的歌是《喷气飞机》(Jet)，保罗与琳达回到了他们年轻时的最高点。年

轻、相爱，孩子们和狗都围绕在脚边，低垂着可爱的笨脑瓜。再下来是《开着我的车》(Drive My Car)，这是保罗和约翰·列侬一起挤在钢琴边写出的歌曲，他们把微小的念头与一些动机组合在一起，完成了这首有着轻快可爱的节奏，关于欲望、金钱和力量的歌。“我没有车，这令我心碎，但我有个司机，这会是个开始！”完成这整首歌只用了大概——什么？！——只有两小时？其中还包括了喝茶休息的时间！下一首歌一下子跳到了30年之后，《滚烫的派》(Flaming Pie)，它回顾了保罗与约翰命定般的伙伴关系，此外，这首歌里也隐隐约约地潜藏着一丝愤怒，因为大众认为他的地位要比列侬来得要低一些：“我是那个正站在滚烫的派上的男人！”接下来，就像是为了证明他依然站在滚烫的派上，他演唱了新作《今夜跳舞》(Dance Tonight)，作为一个跳布吉舞的邀约来说，这首歌实在是有些过于哀伤了。

哦，不过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夏威夷四弦琴版的《一些事情》(Something)，一起来回忆乔治吧。这是首甜蜜却有些奇怪的歌曲，四弦琴？保罗用它演奏这首歌，远比演奏自己的经典曲目《潘尼小巷》(Penny Lane)和《嗨，朱迪》(Hey Jude)来得更直接，事实上，比演奏《昨日》(Yesterday)还要直接得多。那段旋律的产生就像是来自潜意识的礼物，来自他的青春期中将他压垮的失落，令他不由得抓紧自己的吉他再也不放手，而《顺其自然》(Let It Be)则是这同一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这首歌以另一种形式讲述了他的母亲玛丽的故事。接下来的则是另一首翻唱，更富有个人情感，也更复杂，他将所有发生过和没发生过的一切都展现出来，他知道他正在什么地方唱这首歌，同样，他也知道，小野洋子正在观众中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I read the news today, oh boy...

我读了今天的新闻，哦，男孩……

过去，他从未尝试过演出《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毕竟，这首歌大概也算得上是披头士所录制过的音乐里最复杂的一首。从很多角度来看，它都是保罗与约翰·列侬合作的最高成就，是一个男人存在主义者式的忧郁与另一个男人超现实的恶作剧完美结合的造物。此时，摄像机在人群中捕捉到了小野洋子，她头戴黑色的帽子，与乌黑的发色搭配，看起来相当优雅。洋子微笑着，随鼓点的节奏点着头，甚至当乐队的演奏渐渐淡去时，依然没有停止动作。体育场的喇叭里传出那段著名的交响乐采样，让场内掀起一股小小的热潮。随后，乐队突然减速，进

入了《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的赞美诗模式。“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说……”洋子的脸上露出了神采,她独自拍着手。保罗挥了挥手,人群的叫喊变得更大声了。利物浦人民陷入狂喜之中,他们吼叫着、摇摆着,向那个已逝去的灵魂致敬,那是他们的英雄、圣人和殉道者。观众这样的反应也在保罗的计划之中,尽管亲眼见到时,他的心中仍然因此而略有怨意。

A-one, two, three—fah!

一个三拍子的发音节!

现在,演出快要结束了,让我们回到一切的最开端,回到当初四个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会儿,他们只有很少的几把乐器和廉价的设备,梦想着能够不靠脚踏实地的工作就能过活。“我怎么能和其他人一起舞蹈?”保罗自己的新乐队在台前继续演奏,但在他身后,大屏幕上再次出现了年轻时的披头士,四个人跑着、跳着、在一起舞蹈、疯狂地相互交叉着手臂。那时候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相爱,如此轻易就能将那些时不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杂音一扫而光。保罗竭尽全力地演唱着,整个场地都震动了,墙壁随着节奏而摇晃。所有的人都盯着大屏幕上的旧影片,连保罗自己都无法控制地越过肩头,向后瞥了过去,看着他自己当时的样子,听着他们那时候的声音,如此无与伦比。

在很多年前,曾经只有麦卡特尼一家四口人在一起,吉姆和玛丽,以及他们的两个粗鲁的儿子保罗和迈克尔。这对夫妻比你想象的要老得多。保罗出生的时候,吉姆已经过了40岁,两年后,迈克尔降生时,玛丽也已经步入30打头的年纪。也许正是如此,麦卡特尼夫妇明白,在遥远地平线上的未来总是潜伏着晦暗不明的积云,他们也就因此而更珍视在一起的家庭生活。此外,麦卡特尼家总是关着门,当冬季的午后渐渐变得阴冷,全家就会坐在起居室里,吉姆则会拉出钢琴凳,让指尖滑过冰冷光滑的琴键。

吉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钢琴家,在很久以前,小号才是他惯于演奏的乐器。不过他有足够敏锐的听力和敏捷的手指,能将节奏和旋律编缀在一起交织成流行歌曲,并在琴键上敲击出来,繁音拍子的歌曲、爵士乐队式的演奏,他都得心应手。玛丽也不是音乐家——她是个护士,有着一双温柔的深色眼睛——但她深爱她丈夫演奏歌曲的方式。她最喜欢的是看着保罗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演奏的样子,此

时,这孩子的双眼闪亮,胖乎乎的面颊上带着微笑。保罗时常会插话要求演奏一些歌曲,有时是《树叶摇篮曲》(Lullaby of Leaves),但更多的时候,他会要求演奏他喜欢的那首乔治·盖希文(George Gershwin)的《天国阶梯》(Stairway to Paradise)。“再弹一遍!爸!弹这首!”

吉姆毫无疑问地都会照做,这时候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手指释放出一串向上的音阶(听到了吗?就像梯子一样!),同时他会用他独特的快活嗓子演唱这首欢快的歌词:当你感到难过到快要发疯的时候,你可以沿着这阶梯向着欢乐往上爬。

I'll build a stairway to paradise with a new step every day!

我会建造通往天国的阶梯,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步!

小保罗特别喜欢这首歌,也喜欢父亲弹奏它的方式,每当一曲终了,老麦卡特尼都会向自己的肩后望去,并轻轻地挥手,就像是在向看不见的观众致意。在过去,保罗曾经见过几次这样的场面,所以每次这样的家庭演出结束后,吉姆总是会建议他说:“你该去学一种乐器,这样一来,以后要是有什么派对活动,他们肯定会邀请你。”而保罗对这个建议深信不疑。

小男孩将它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就像过去他的父亲吉姆听从他祖父给出的同一个建议。麦卡特尼家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确实相当认真严肃,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太穷,以至于除了家庭成员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人能这样对他们的缘故。这种态度自初代的麦卡特尼从老家爱尔兰搬到利物浦时就没有任何改变,那时候,他们就像其他所有移民那样,背上的行李不过是一点点衣物,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竭尽身体与脑力上的一切可能努力打拼,只为了背离一切过去,奔向他们预设的美好未来。

当然,我们只能想象麦卡特尼一家如何开始他们的旅程,但对于他们旅行的终点,我们却能轻易地描述出来:那是位于英国西北部默西河口上的繁荣港口(事实上,默西河正是一条流向大西洋的长河),优良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了英国、乃至英国背后整个欧洲名副其实的入口。码头沿着河岸一路延伸,停满了运载着糖、朗姆酒、烟草、羊毛、贸易用的纺织品、打包的食物和其他坚固货品的货船。利物浦同样也是从非洲运载着奴隶去美国的航线中相当优良的中转站,通过这样的贸易,它与美国形成了文化与经济上的联系,为此美国还特地在利物浦设置了一个非官方的

大使馆。

移民们从新大陆的自由海岸或是充满阳光而空旷的澳大利亚赶来，一批批地涌入又退出这个城市。留下来的人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特别是在 20 世纪初，本地以轮船贸易为基础的经济特别繁荣，不少人都在当地市场上找到了巨大的商机。来访者们惊奇于城中的新古典风格建筑、高架铁道和毋庸置疑的世界性城市派头，那时候从街头饭店的大门里飘散出印度、亚洲、非洲等地香料的芬芳，位于市中心莱姆大街上的雅达菲旅馆俨然就是乔治亚区的一颗宝石，它因为奢华的卧房和餐厅菜单中的海龟汤而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查尔斯·狄更斯都曾经盛赞它为世界上最好的旅馆。

在伦敦可能看起来会有些奇怪又令人侧目的事情，摆到默西河畔来根本算不上什么，非洲男人挽着本地白人女子走在街上，也不会有任何人来多看一眼。爵士乐的时代到来得很早，船只从新奥尔良这块乡村爵士乐最盛行的区域直航而来，让爵士乐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那时候，利物浦有家叫“乡村故事”的爵士乐俱乐部，这个名字就是照搬克雷森特城^①红灯区另一家同名俱乐部的。在这里，美国的乡村音乐同样也很盛行，无论是在和弦的编排，还是直白的歌词叙事方式、简单的音乐构成和歌手们社会主义者式的雄心，本地的乐手都表现得很地道。音乐在利物浦自然催生，这个城市“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发生的地方”，利物浦本地人保罗·杜·诺亚^②曾经写道，“利物浦是音乐发生的理由”。

当然，音乐也在麦卡特尼家里产生了，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能带来一首歌曲。记得乔·麦卡特尼吗，那个会吹低音号的族长？1866 年，他就是在利物浦——准确地说，是在埃弗顿——出生的。来，让我们想象一下那时候的生活：街上奔跑着马匹和小马车，无休止地工作却始终赚不到什么钱，现在的埃弗顿在你的眼里可能只是有点儿破破旧旧，但是回溯到那时候，人人都知道，那是整个英国最糟糕的贫民窟所在地。尽管如此，乔还是想办法在考普贮烟仓库为自己谋得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干了好些年，负责切割、烘烤并碾平烟叶，并且，时不时地就会有数量可观的烟叶落入他的裤子口袋夹缝里，谁也不晓得它们是怎么落进去的，反正它们就是在他口袋里了，这样他就能将这些烟叶收集起来，到周末的时

^①克雷森特城(Crescent City)，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②保罗·杜·诺亚(Paul Du Noyer)，资深乐评家，拥有超过 30 年的音乐报道、写作资历，曾任英国权威音乐杂志《NME》主编，并参与创建了《MOJO》、《Q》等音乐杂志。

候,差不多正好能积累到卷起一支或两支香烟的量,他就拿去卖给住在街角的朋友来换点儿零钱,贴补家用。

那是个相当了不得的家庭。1896年,乔与弗洛丽·克莱格(Florrie Clegg)结了婚,不久之后孩子们就相继出生了。乔和弗洛丽一共生了9个孩子,其中有7个活过了摇篮期,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埃弗顿街头总是跑着好些个小麦卡特尼家成员。不管家里有多拥挤,通常情况下,麦卡特尼家的大门总是开着,与此同时,家中也一直在演奏音乐。乔一直在地方自卫队的铜管乐队里吹低音号,因此,他的朋友和乐队成员路过他家时,常常会进门一起演一会儿,要么留下来喝杯茶,或者喝点其他更刺激的饮料。乔自己喜欢柠檬汽水,但他也决不会阻止别人乐上一乐。弗洛丽则掌控厨房,她常常大声喊出欢迎的话,然后端着茶壶和一盘威尔士干酪土司四处走动,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深夜时,他们的家门总是敞开着,音乐满溢,朋友和邻居们在屋外的街道上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这就是埃弗顿索尔瓦街上的麦卡特尼一家。可能每个麦卡特尼家的人都命中注定将会终生不过做个雇员,甚至不过是个工厂里籍籍无名的苦工,但也许有了一点儿运气和辛勤的工作,他们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与此同时,更能好好享受生活。

乔·麦卡特尼一直试着将这一人生哲学教给自己的孩子们,而他的次子、1902年6月7日出生的詹姆斯·麦卡特尼(James McCartney)将这些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詹姆斯是个英俊而充满了魅力的男孩,有着鹰钩鼻和窄小的额头,看起来始终心情愉快,很讨人喜欢。詹姆斯——或者你也可以用他常常被人称呼的名字“吉姆”来命名他——在埃弗顿的斯迪阿街道学校学习,并在那里走上了与父亲一样的道路,开始学习吹奏小号。自从某个邻居送给他们家一架破旧的立式钢琴之后,吉姆就对键盘着了迷,自学了不少和弦段落,这样当他们家中开门举行家庭音乐会时,这架购自爱泼斯坦家族经营的北角音乐商店的钢琴就能派上用场了。作为需要点零用钱的在校生,他在附近的皇家杂技剧场找了份兼职,在开场前出售演出节目单,演出时则负责跳上露台操纵灰光灯,演出结束后又要回收被丢弃的节目单,带回家翻新(简单地擦拭后再熨一熨就能达到效果的把戏)后等下次演出前再次出售。

吉姆14岁离开了学校,受雇于汉内棉业商贸公司,负责将样衣从市场送到仓库里,赚取一周六先令的工资。“驴干的工作”,所有人都这么说,但吉姆·麦卡特尼干得相当勤勉,令老板不由得另眼相看——也许这个快活的小伙子能干些高于最底层工作的事儿呢?吉姆一直表现得相当努力,14年后,汉内公司的管理层将

他从仓库工人提升到了销售人员,这意味着他就此步入了白领阶层。对于一个底层阶级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孩子来说,这种少见的晋升机会确实是一种飞跃,全家为此都欣喜万分。

集腋能成裘!自我控制与宽容忍耐!对吉姆来说,生活的秘诀在于两个很简单的概念:正常人的判断力和超越常人的振作精神。他完成分内的工作,与此同时尽可能地享受生活,吉姆·麦卡特尼机敏而有趣,喜欢处于众人关注的焦点。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埃弗顿的传奇人物,当地的爵士乐爱好者都认得吉姆·麦克乐队(Jim Mac's Band)这个声名狼藉的队长。他的乐队是个松散的组织,有些桀骜不群,并不适合街道舞厅和劳工礼堂,这二者的场地里总是充斥着当时最受欢迎的流行音乐和切分乐曲。

吉姆·麦卡特尼毫无疑问也会有像个小流氓的时候,他喜欢喝上几杯,特别是赌了赛马(“往劣等赛马身上下赌注时的激动心跳”是吉姆因赌博而产生飘飘欲仙感觉的最大原因)。但他同时也是个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变得认真的人,所以当他一被晋升成汉内公司销售人员,吉姆·麦克乐队(还有“戴着面具的造乐人”乐队)的演出也就落下了帷幕。

那么这充满魅力的麦卡特尼先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找到了妻子并安定下来的呢?在他成人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个在城里游荡的人,但到30年代末,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了。二战的阴影突袭了利物浦,对破坏的恐惧充斥着全城。吉姆的年龄超标(当时他已经快要四十岁了),一边的耳朵则因为童年事故造成耳鼓破裂,因此得以免除服兵役,但随着战争持续,整个棉产业都被收归国有,汉内公司不得不关门停业,吉姆也就失业了。后来他在军工产业找到了工作,在龙比亚工程公司操作车床,薪酬却随之大跌。

对利物浦的突袭开始于1940年8月,一直持续到1942年初的几个礼拜才结束,造成了城里超过2600人的死亡,同时也令差不多同样这个数字的人因重伤而入院。超过10000幢房屋被彻底毁坏,更多的则被严重地破坏了。这就是他们天天在忍受的生活。夜晚降临,空气中充斥着警笛声、空袭的飞机开过去的声音,不断地在脑海中盘旋着的只有这样一个认知:横亘在你与猛烈而突然的死亡之间的,只有命运——或者不如说是运气——而已。

白天,吉姆是龙比亚公司的工人,晚上则是当地消防旅的志愿瞭望员。某日,当他得知汉内公司又将重新开张,他发现自己终于可以继续战前的职业生涯,但工作难道就是他未来的全部?他开始注意到在身边环绕的那些麦卡特尼家族下一

代,看着那些孩子们苹果似的脸颊,看着他们在他身边玩耍,听着他们用稚嫩的嗓子呼唤自己父母亲们。在他潜意识里的某一处,他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他是不是也该有个儿子?这样当夜深人静、音乐变得低缓甜蜜时,他可以将他抱起拥在膝头。

我们可以想象他脑海中的这些念头,那是在1940年6月时,他吹着口哨敲开了妹妹金和妹婿哈里家的大门。这对夫妻在西德比城郊绿树成荫的街区上成了家,所以现在他们可以像传统的那些始终开着门的家庭一样,招待亲友们在新家中喝上一杯,即使只是几个小时也好,让他们将烦恼放在一边。就是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城郊的空气里布满了春天甜蜜的花香和新鲜的青草味,吉姆瞥到一个有着深色眼眸的娴静女子正坐在客厅里。她的名字叫玛丽(Mary)。

本来故事是可以到此为止的,这场聚会本没有打算开到很晚,不过是个平常的晚餐,吃完了就解散。但这时,屋顶上传来了警笛声。所有人都跑进了金和哈里的地下室里——关上灯,但别忘了带上香槟!——盘腿坐在黑暗中。通常解除警报的信号在几分钟后响起,最多不超过一到两个小时,但这次警报却一直持续到深夜。于是麦卡特尼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们只能坐在地下室里,吉姆正坐在玛丽身边,闲聊着,开着玩笑,替她点烟,一直试着让气氛变得更轻松。她笑了出来,是吉姆的功劳。吉姆相当富有魅力,而且,按照她后来的说法,“简单地”让人愉快。1941年4月15日,他俩在西德比的斯威森街罗马天主教堂结婚,婚后便搬入了利物浦安菲尔德区森伯里路上带家具的套间里。

1942年6月18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轻松地在沃尔顿医院的私人病房里出生了,在当时这是相当奢侈的,多亏了玛丽的护士职业。她在医院的朋友们还特地网开一面,于是吉姆便在儿子刚降生时就看到了他的样子。不幸的是,没人想到要提醒吉姆,新生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必然会带着子宫遗留物,因此会不太像正常的样子,结果儿子新生时的这一瞥彻底吓坏了这个新手父亲。“他看起来就像是块吓人的红肉,”吉姆回忆说,“只睁着一只眼睛,还一直咯咯叫。”(新生儿的)清洁和(父亲的)充足睡眠改善了这件事,这名叫詹姆斯·保罗·麦卡特尼的新生儿回到他父母在安菲尔德的套间里时,吉姆终于看清了现实:“到头来,他终于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保罗带给这个家庭的第一桩好处是位于沃拉西市(Wallasey)的一套利物浦政府补贴用房,紧邻着市中心默西河边的威勒尔半岛(Wirral Peninsula)。一年后,麦卡特尼家又搬回了利物浦市中心,但随着1944年1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彼得·迈

克尔·麦卡特尼(通常人们都用他的中间名字称呼他)降生,他们不得不搬到了更大一些的诺斯利现代建筑风格公寓里,两年后又搬到了利物浦南郊斯皮克地区的政府新开发区。街区都还在建,麦卡特尼家的两个男孩每日都只能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满是泥泞、尚未建造完毕的街道上,在空地和半完工的房屋到广阔的牧区和灌木丛之间与小伙伴们追逐打闹。

战争的终结让这个城市重又恢复了活力,棉产业也重新私有化,汉内公司继续开张,吉姆也回到了与棉业市场相关的职业。但与此同时,利物浦市所遭受的战争创伤依旧尚未平复,经济结构也未能重新振作。恢复贸易后的棉业进口额只有战前水平的一半,导致吉姆的收入也随之被减半。玛丽将过去在医院的工作换成了更灵活——尽管不那么可靠——的上门助产士工作,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和好处(比如获得政府的房屋补贴),远远超过她丈夫每周的薪水。吉姆和玛丽以此供养家庭,甚至还能时不时地小小奢侈一番。

对于吉姆和玛丽这两个都出身于底层劳动阶级家庭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即使算不上美梦的顶点,至少也是在人生的正确方向上。当他们带着孩子们在新布赖顿的沙滩上消磨一天,或是每年一次去威尔士的假日野营地度假,又或者去参加充满歌声和音乐的麦卡特尼家庭聚会,日子都好像是在天堂里一样。

如果不考虑正逐渐向他们逼近的未来,那儿确实就是天堂。

1944年小麦克出生后不久,玛丽的胸口长出了疼痛的肿块,她不得不去医院就诊,检查结果表明是乳腺炎,这对于刚生了孩子的母亲来说是种常见病。但直到近年来才有医生指出,乳腺炎同时也是乳腺癌的征兆。尽管肿块后来消除了,玛丽的健康却再也没有恢复。1948年的复查让医生作出了更严重的确诊——就是乳腺癌。尽管尚处在初期,但她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她和吉姆只是简单地遵循着老麦卡特尼家族的格言奋战到底,但当一切变得越来越可怖,吉姆终于伸出手,在她耳边低语,说出了另一句家族格言:要是一切都太沉重,那就放下吧^①。

但生活还得继续。年轻的麦卡特尼兄弟茁壮地成长着,很快成了一对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他们做过的恶作剧让家族传奇出现了新的篇章。有一次,这两个小学生因为偷苹果而被关在农民的谷仓里,直到吉姆——俩兄弟逃走同伙通知了他——赶去道歉为止。还有更凄惨的遭遇,他们曾经无视父母警告过他们要远离

^①此句后来成了保罗·麦卡特尼《放下吧》(Put It There)的歌词。

某个充满了水的石灰坑，结果双双掉了进去，那坑的外壁又陡又滑，无处可抓，他们根本没法爬出去，只能无助地在水里扑腾，直到一个建筑工人正巧路过将他们拉出来。

“麦卡特尼兄弟两人足以构成一个马戏团。”他们的堂兄弟约翰·莫辛这样说。不过他俩同时也能很贴心，又聪明，而且都继承了闪烁在他们父亲眼中的那点愉悦的光亮。从眼睫毛那优美的拱形到鼻尖狭长的线条，乃至那略有些女性化的唇线，保罗都像是小一号的吉姆，他同样也继承了父亲自信的笑容和殷勤的眨眼方式，尤其是遇到了麻烦想要解决或者逃避的时候。“从那时起，他就是个富有魅力的人。”他们在斯皮克的童年玩伴托尼·布朗威尔(Tony Bramwell)回忆道：“他总是善于交际，非常友善。”他当然相当富有感染力，并能将这种才能用在软化事态上，特别是当他的滑稽行为又造成了麻烦的时候。“他圆滑得像条蛇。”一个朋友说。

保罗当然也有内省的一面，同时也有独处的渴望。朋友们的叫嚷声变得烦人时，他会跳上自行车骑到附近的树林里，让自己沉迷于阴影之中，他可以搜寻树林里的野生生物，如果茂密的绿色树荫上出现了什么有趣的生物，他就会打开常常翻阅的《鸟类观察书》查阅一番。要是听到有什么人在靠近，他便会寻觅一棵大树往上爬，直到找到一个可以静静地坐下来的平台，然后就在那里观察自己身下的世界。“我希望能成为一个超级间谍、安静的侦查员或者狙击手。”他回忆说。

保罗在斯皮克街上也一直谨慎地侦查着，他找到了一个角度可以一直望穿街道，以躲避一小群劳动阶层的街坊小流氓。穿过街道或者干脆绕着街区走，也好过在街角被逮个正着。尽管如此，这些小坏蛋们最终还是在默西河边上抓住了麦卡特尼兄弟俩，把他们胖揍了一顿。“怎么着？你在监视？我会让你记住教训的，小子。”这些小混混让俩兄弟哭着回家了，但这事儿还没完。保罗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就住在邻街的屋子里，街角过去就是。等吉姆一回家，保罗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而他则将此事报告给了当地警察，于是威胁很快就解除了。几周后，兄弟俩参加了审判，保罗成了让他的对手被判罪的主要证人。“哎呀，那可是我第一次上法庭。”保罗说。

这对保罗来说确实是个很好的教训：你努力工作、信守承诺，当有人试图夺走属于你的东西时，就反击回去。吉姆对待世界的态度并不轻率，他每日辛勤工作，从不背叛承诺。这种人生态度是他的基石，同时他也想办法让保罗和麦克也明白这一点：好好受教育，对别人告诉你的事要上心，努力工作，同时珍视你所获得的一切。

回顾他在斯托克顿·伍德路小学早年间的日子,保罗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狂热但行为端正的学生。1949年,他转学到了约瑟夫·威廉姆斯小学,按照校长缪丽尔·沃德女士的说法,那时候的他是个不同寻常的整洁男孩,总是穿着熨烫得很平整的裤子,戴着紧紧地编制出来的领带,这一点与他那恶作剧式的幽默感同样引人注目。在那些只会照着命令做的听话学生中间,他也是个焦点人物。保罗小学时最突出的成就是在快要毕业时取得的,那年他获得了该年龄段的全市散文比赛大奖,而这一比赛正与1953年6月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礼挂钩,获奖者可以获得一本书作为奖励,他挑选了一本关于当代艺术的书,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出身阶层,这一选择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了。“书里有许许多多图片,包括了维克多·帕斯莫尔、萨尔瓦多·达利、毕加索还有大量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艺术家的作品。”

但其实保罗在11岁升中学入学甄别考试中的表现更为突出,这种标准考试过去是在儿童11岁准备要上中学时举行的,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他们在学习上的未来,考试成绩好的学生会去重点学校。那一年约瑟夫·威廉姆斯小学一共有九十个小学生参加了甄别考试,只有四个人的成绩好到能上市里最好的重点学校利物浦文法学校,保罗即是其中之一。这件事的成就对吉姆和玛丽来说,无论怎样渲染都不为过,在收到高得离谱的学费之后,这一学院不仅吸收来自全市最有前途的学生入学,同时也保证他们将会进入社会和学术上更高阶层的圈子,而这个圈子,在过去,麦卡特尼家的人从未敢梦想踏入过。

第二章

利物浦学院坐落在这座城市中心的小山坡上，它是个引人注目的石砌建筑，有着希腊复兴主义式的外墙，毗邻希望大街街角巨大的利物浦大教堂。学生每日的生活都被严格地规划，着重强调了纪律和智力的训练。学生们的一日始于学校小教堂，每天清晨，所有的学生都被集中在那里，秃顶日渐明显的鹰派校长 J. R. 爱德华兹将会背诵祷文，并示意音乐老师“斜眼”摩根在巨大的管风琴上弹奏晨祷的音乐。而后学生们从那里攀登螺旋的石阶而上，进入教室学习规定的英文、数学、世界历史、音乐和外语课程。

1953 年的秋天，保罗·麦卡特尼入学了，几乎就在他从边门踏入学校的那一刻（正门是只有六个学生有权踏入的），就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语老师亚瑟·埃文斯将这个年轻的学生归入“很讨人喜欢”的类型，说他是那种“总是有一肚子俏皮话”的男孩，但“（并不会）很粗鲁无礼”。他经常被同学推举为班里的班长，负责点名，并充当了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某种大使一般的角色。“他对班级的组织工作尽心尽责，”作文课老师“灰尘”阿兰·德班回忆说，“但这并不是说他拍了谁的马屁，他只是个非常出色的执行者。”

正因为他如此出色，老师们通常都会无视他在课堂上不住地与邻座悄声说些俏皮话，当他要提高声音的时候，这个快活的男孩总能巧妙地转移谈话的焦点，让老师们几乎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已被操纵。历史课无聊，保罗就会举手问教师克里夫·埃奇他的假期过得如何，问他下次会去什么地方，调节了五十分钟的课堂气氛。德语课让人困倦，他也会即兴提问，说起他之前在麦迪逊大道上看到的一辆有